

## 郭利蓉被新津洗脑班强灌不明药物

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、法轮功学员郭利蓉，连续三次被非法关押于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（即新津洗脑班），被强灌不明药物，致使她肌肉萎缩、身体衰竭、记忆力明显衰退。以下是她的自述：

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、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、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连续三次，在没有出据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，我被非法关押于新津洗脑班，并被要求接受他们非法的强制洗脑转化。在被非法关押限制人身自由期间，新津洗脑班没有给我家人出具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手续、证件及通知。

新津洗脑班的科长殷舜尧、副科长包小牧、黄忠志（音）为了强制给我洗脑，采取各种下流手段恐吓、谩骂、毒打，强行灌不明药物，使我身心感到极度的紧张、恐慌，并造成我身体衰竭。

### 恐吓、强灌不明药物

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以举办奥运为借口，我被非法绑架到新津洗脑班强制转化洗脑。我没有违犯国家的任何法律，要求洗脑班无条件释放我，但殷舜尧和包小牧多次说：不转化（注：“转化”即使用非法手段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的信仰）休想出去。包小牧多次找到我要我写所谓的认识，被我拒绝。我信仰真善忍无罪，并以绝食来抵制他们对我的非法关押。她恐吓我说：你不转化，我们出个证明到你儿子的学校，我叫你儿子上不了大学（当时儿子刚高考完，在家等通知）；还恐吓说：你们想推翻政府，你们是反革命，你不转化就把你送到监狱去，判你十年、八年。包夹（二十四小时监视）我的是社会闲散人员，都江堰的

农民李发秀（音，六十岁左右）、钟群英（音，六十岁左右）和川棉厂的下岗工人戚景华（音，五十多岁）等。

我没有病，他们却仍然要给我灌药。他们让戚景华保管药。戚景华把药碾成粉后，再把药交给包夹（新津的两个农民），强制的给我灌下。

他们在包小牧等人的授意下对我进行野蛮灌食。他们把开口器放到最大的位置，使我痛苦万分。在非法关押期间，戚景华有一天拿半瓶饮料（桔黄色鲜橙多）不停的摇晃后，并强制的给我灌下，之后我感觉心里发慌，身体就像渐渐的在缩小，非常恐惧，很难受。很显然我被灌食了破坏身体的不明药物。

### 噪音、谩骂、毒打

因我不转化，他们经常把电视的音量开到最大，让噪音来破坏我的神经系统，使我精神接近崩溃。在把我的身体伤害到极度虚弱，只能躺在床上的情况下，包小牧却没有人性的到我房间来，要我写放弃信仰的所谓“三书”。我不写，她就命令我坐起来。我起不来，她就把我从床上推下去，并恶狠狠的说：到这里来不是让你来疗养的。

之后，我被劫持到新津县医院输液。包小牧对我说：你在这里（住医院）的费用全是你家人出的。并当着我的面，发给两个到医院的包夹（戚景华与成华区的一个待业人员）一人一百元钱。当众欺骗说这是我丈夫拿的钱。在县医院输液时她们强行将我绑在椅子上，我喊了一句“法轮大法好！”，包小牧立即将随手拿着的一瓶饮料（冰冻过的，还没化）打在我的脸上，并将我的嘴用纱布缠住，又叫人去买了一个封口胶把我的嘴封住。在县医院门口等车时，我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，她当着众人将我的裤子扯烂，



▲原本健康的郭利蓉

以致内裤露在外面；她还在光天化日之下穿着鞋踹我腹部，气急败坏的打我。结果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搭载我们。

在洗脑班，他们不允许我与任何人说话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包夹监视，一旦炼功就会遭到包夹的毒打；默读经文也要遭到包夹的毒打；有时闭上眼睛，包夹就说我在背经文，就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；上洗手间，与对面的人点头、路过其它房间时，只要看一眼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都要被包夹谩骂。

### 灌生鸡蛋、盐

殷舜尧为了让我放弃绝食，指使包夹把生鸡蛋直接放入碗里给我灌下，生鸡蛋的腥味，使我呕吐难忍。殷舜尧还唆使戚景华在食物里放过量的食盐，强制的给我灌下。之后，我感到心里发烧、口干，身体难以承受。我在去上洗手间的路上，揭露她们对我的迫害，才有所收敛。包小牧指使包夹钟群英、李发秀每天每隔一个多小时给我灌一次水，把开口器开到最大的位置，并说“我们也不知道你喝够没有”，过量的灌，有一次使我差点窒息。灌食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，他们多个人给我灌食，有人按我的手，有人按我的头，一个人捏住我的鼻子。对我灌食的整个过程，殷舜尧还录了像。（转下页）

(接上页)经过近三个月的迫害,我被迫害致肌肉萎缩,不能正常行走;肾、肠胃系统损伤到几近衰竭,头发也白了,记忆力明显衰退。在身体损害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才被放回家。

### 皮鞋踹头致昏迷、口吐鲜血

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我再一次被绑架到了洗脑班,我不下车,要他们拿出法律手续。府青路街道办的四个协警人员强行把我拽出车。我的两腿和两手被他们四人分别拽着,往洗脑班的楼房里走。

这时洗脑班的“工作”人员黄忠志(音),在一旁诬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,我叫他住嘴,他气急败坏地追上来,穿着大皮鞋使劲的踹我,我在被协警抬着的过程中,只有伸腿。黄忠志觉得没踹过瘾,跑到我的头前方,用他的大皮鞋使劲踹我的头。由于他的皮鞋底直接对着我仰望的脸,他一脚下去,我的后脑勺着地,当时我就昏迷过去了,脸及下嘴唇肿得很高,口吐鲜血。他们将我抬到二楼的一房间里甩到床上就走了。

之后,洗脑班主任殷舜尧走进房间,我问他什么原因,把我关押到这里。他说是街道办送来的。我反问,如果没有任何犯罪事实,被非法关押在这里,那就是非法拘禁。殷舜尧说只要是社区、街道办送到这里来,他们就收。我要他给个法律手续,并告诉他自己正在办理劳动仲裁,仲裁委说时效期已过不予受理,下一步打算到法院起诉,这个时间是十五天,十一月五日就到期,我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。殷舜尧说不可能立即放人,至于起诉的事好办,到时候他们给我出具证明,证明这期间是在他们这里。

我以绝食绝水来抗议他们的这种非法拘禁行为。他们为了让我放弃绝食绝水,在我绝食的第四天,也就是十一月二日他们四~五个人第一次给我野蛮灌食了一个生鸡蛋,十一月三日第二次野蛮灌食又是一个生鸡蛋,那个蛋腥味,直让人恶心呕吐。之后我的腹部剧烈疼

痛,无法忍受。殷舜尧问我,你是到医院还是炼功,我要求无条件释放。他们还在灌食中放入不明药物,当我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时,他们说是放的葡萄糖,葡萄糖会是异样的苦药味吗?致使我每天昏睡,头脑发木。

在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后,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放回家。

### 修炼法轮功合法

我国《宪法》第36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。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,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。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。”因而,信仰法轮功、修炼法轮功、宣传法轮功都是受宪法保护的。

### 洗脑班是非法机构

1、洗脑班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。洗脑班的幕后黑手——610(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设立的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),也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。610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“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搞垮、肉体上消灭”的灭绝政策,指使街道、派出所、洗脑班工作人员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。

2、洗脑班对外谎称“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”,却凌驾于法律之上,非法拘禁合法公民,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,是个臭名昭著的黑窝。

洗脑班无关押人的权利,对合法公民的非法关押已经触犯《刑法》,构成“非法拘禁罪”。

3、洗脑班用各种残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,包括:强制输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、强灌或强输损害身体的不明药物、在饭里下药、酷刑折磨等,致使法轮功学员器官损坏、功能丧失,或导致器官衰竭,记忆力明显减退等不适症状,数名法轮功学员被残害致死、致疯、致残。已经触犯《刑法》,构成“故

意伤害罪”、“故意杀人罪”。

4、洗脑班滥用暴力、药物和精神迫害,只为达到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(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)的目的,已经触犯《刑法》,构成“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”。

5、洗脑班工作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,丧心病狂的侮辱、折磨法轮功学员,已经触犯《刑法》,构成“侮辱罪”。

据不完全统计,十多年来,新津洗脑班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至少上千人次,直接导致至少七人死亡(包括原成都市安康医院护士长王明蓉、成勘院退休职工谢德清、市民李晓文、李显文、邓淑芬、刘森乐以及一名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)、三人被迫害致疯、还有多人被迫害致生命垂危。谢德清死后遗体发黑,有明显中毒症状。

**新津洗脑班(即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):**

地址:新津花桥镇蔡湾村

邮编:611432

电话:028-82461856, 82461166

**洗脑班头目:**

李峰,殷舜尧(又名殷得财)  
13880590177

**副科长:**

包小牧 18980097136

**所谓“帮教人员”:**

徐丹、黄忠志(音)、王洪强、蔡家祥 13547810369

**洗脑班人员:**

王秀芹,原川棉厂下岗工人,13608177484(其大姐夫周东斌为四川建筑机械厂实业公司经理)

戚炳华,原川棉厂下岗工人

**给法轮功学员下毒的医生:**

新津中医院退休医务人员周某、新津花桥镇医院医生周琴(音)。

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,摧毁了人的基本道德良知,从而摧毁了整个社会。

望善良的父老乡亲伸出你的援手,帮助制止这惨无人道的迫害!

